

流水落华

伊
腊



伊
腊

流水落华



流水落华

作者：伊 腊

责任编辑：潘 峰

责任校对：彭卓民 祁 斌

装帧设计：唐伟杰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 **电话：**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133千

印张：6.5

插页：2

版次：1991年6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0401-5/I·400

定价：2.7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 一 章

“露峰！”

“露峰！”

“露……峰……”

“……峰……啊……”

夜。悬崖。激流。一个女人的喊声。

喊声消失了。

剩下激流，悬崖，夜。

二

桃花时节，桃河就像是一匹刚断奶的小公马，从孕育它的母亲——群山深处的子牙湖——撒着欢地冲出了峡谷，不仅儿重大山都没能阻挡住它，反而一股脑地卷带走了峡谷两侧的山花野卉、青枝绿叶。那些长在悬崖峭壁上的杜鹃、马兰、山桃、野杏、稠李、刺梅，灿灿地开得耀眼开得鲜明，几百里长风都吹它不败，而且越吹越盛；然而它们却禁不住马儿奔驰

般的桃河的激荡，一听那涛声，就纷纷扬扬，簌簌喇喇，雪片似的，那红的、粉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紫的、蓝的花瓣，一片一片，一团一团，一层一层地落在奔腾不息的水面上。

湍急的地方，狭窄激流涌动着五彩的花的泡沫；平缓的地方，泛开的花瓣在水面铺排成一个宽阔的飘筏甸子，花团锦簇。

一个女人，就躺在这花团锦簇、香软鲜活的飘筏甸子上，顺流直下，长眠不醒。

三

一个美丽的女人。

四

卵石累累的河滩上，一具被水冲上来的女尸。

一个男人的背影，一个女孩的眼睛。

五

人们远远地站在高坎的干地里看着，看着河滩上的父女俩。

没有哭泣，没有眼泪，一边一个，父女俩在尸体的两侧跪着，一动不动，他们要跪到什么时候呢？

看着活人比看死人难受。

而春天硬是比冬天冷，这也邪了。一年一度桃花汛，桃河专拣着俊男美女淹，一个赛着一个年轻，一个赛着一个俊。千百年的故事不走样，就冲着这一点也让人不寒而栗。

眼前的这个淹死鬼虽不年轻，却最美，桃河从头流到尾，沿岸找不出第二个。从尸体就可以认出她不是山里人——比山里人高，比山里人细，皮肤也比山里人白嫩，并且没有像别的淹死鬼那样被水泡胀。桃花汛时冰冷的水硬是能保鲜。撩开长发，是一张洁净净的脸，五官像是描画出来的那般鲜明，使人感到她的生命还在，并且会随时睁开她的眉眼，就像拍电影的女演员那样。

镇中学女教员朱紫漪到死都像是电影中的一幕。

最后的一幕。

最后的一幕仍美，就像她的一生。她的一生到此完结，她的一生都美。

美得好像有点不应该，怎么可以这样美？！在山里，在这样的年代。

那么，她的死就显得有点理所当然？

应了那句古语——红颜薄命。

没有声音。

哭声、喊声都没有。

连围观的老百姓都哑然悄声的。

只有风声和水声。

那风穿过了山林吹到了河滩上，便失去了方向，东南西北、上下左右地乱卷一气。而那水出了峡谷，便漫无边际地泛滥开来，一起一落地漫着河滩上的大大小小的卵石，和稀稀落落的几簇老柳树根子，溅起大大小小的浪花，像千万条舌头一样哗哗啦啦地响着。

而那些嚼惯口舌的老百姓们却缄口不言。

这是从没有过的事。

司令想：这是等我发话呢！

司令拣河滩上一块最大的石头站着。最大的石头孤零零地立在风口上，他要的是这个派，也就顾不得寒冷，红袖章出溜到袖口上，手臂一挥，收回来的时候顺势抹去鼻子里滴出来的稀汤儿。不过，他的魁梧是确确实实的，声音也洪亮，他要压过水声风声宣判这淹死鬼：

“听着，臭老九！还有家伙儿……都给我听着！这资产阶级美女蛇朱紫漪畏罪自杀！罪有应得，死有余辜，死得其所……臭了一条河！”

说到这里，司令噗嗤一声笑了，为自己博学和幽默：这么多的时髦名词，又是这么一个场合——

出口成章的本该是那臭老九，可他现在倒没有词儿了，跪在淹死鬼的一侧，耷拉着脑袋掩着脸，背着身子面朝河，脊梁骨一动也不动，练就这功夫非得有十场八场批斗会不行。

还有那十来岁的闺女，跪在她娘的另一侧，在风中支楞着头发昂着头。与她爹正相反，这闺女背朝着河，面对山坡，眼睛发直，发黑，没有泪。像口深井，没有水。

尤其是那淹死鬼，横陈在河滩上，像睡在床上一样。黑黑的头发在打捞时已被撩开，像水草一样摊在卵石上，露出那脸子、颈子，还有半个胸脯子，更显得白净耀眼……

司令忽然觉得喉头发紧。

“喂！你，臭老九！还有你，小狗崽儿，你们听见没有……”司令朝着河滩上的那个脊梁和那双眼睛喊着，“放你

们两天假，把这条美女蛇埋了，别让她阴魂不散……”

司令又朝围观群众挥了两下手，和站在城楼上的伟人的姿态一样。

“造反派的战友们，红卫兵小将们，革命群众同志们，资产阶级美女蛇死了，可她的阴魂不会散，咱们要深入开展大批判，要批倒批臭，再在她的坟头上踏上一只脚，让她永世不得翻身。”

现成的词全一套一套的，司令说得兴起，不由得激情满怀，振臂高呼：

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……”

回应他的是风声和水声，哗哗——哗哗——

没有人声。

只有一个公鸭嗓在风中扯着：

“……不忘阶级斗争。”

司令皱了皱眉头，那是他老婆独有的声音。光听这声音就够他受的了，用不着再看她的相貌。司令扭过头去，不由得又看见了河滩上的美人，顿时心灰意懒，同时也发了恻隐之心！

“散吧！”

他朝人群最后地挥了挥胳膊，自己率先走下天安门城楼——那块河滩风口上最大的石头。

“站住！”

一声怒吼嘎嘣脆，像被抽了一鞭子，风声水声顿时断了哗哗的响声。

“你瞎说！你撒谎！你心里有数！她不是自杀，她是被

人害死的！”

十三、四岁的少女，本来就有玫瑰色的皮肤，加上春寒料峭，加上血气方刚，更加上愤怒、无畏和正义，脸蛋红得像一朵花。

风声水声又哗哗大作起来。

司令呆住了，人们也呆住了，脚步像锚一样定住了。而河滩上的父女俩却像搁浅的船被大潮冲动了，他们的身体同时扭转了方向。

“被谁害死的？！”司令逼问着少女。

“你们！”少女指着司令的鼻子，“你！”

司令连连退了两步。

而一个泼妇冲了上来，对准少女的脸就是两巴掌：

“小黄毛丫头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血口喷人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……”

泼妇和少女扭成了一团，没人敢吱声。

只有司令喝住了泼妇——他老婆、司令太太：

“我倒是想听听，你凭什么说是我害死的？”司令现在稳住了阵脚，侧着耳朵弯着腰，口气又和软又可笑。

“你勒令她去参加批斗会，准时准地去报到，她去了……就死了……不是你害死的？是谁？！”

“你说说是哪次批斗会？”

“三天前的晚上。”

“三天前的晚上？”司令抱着双臂鼻孔朝天地想了想，“三天前的晚上我和我老婆在被窝里搞批斗来着！”

人群中有几声尴尬的笑声。

司令太太恼了，再次冲向少女，为了捍卫“贞操”，嘎地叫着：

“小×养的，小娼妇，小浪货，你再胡说八道……”

“我看见了！看见了！”少女边退边喊，银铃般的声音一抖就是一串。

“看见什么了？”司令涎着脸问，“看见我和我老婆在被窝里的事了？”

“看见批斗会批斗美女蛇的告示，白纸黑字地写着你司令的大名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你抵赖不掉……”

这下轮不到司令太太动手了，司令抡圆了巴掌，左右开弓，三下两下，就把个少女打得血肉开花。

河滩上的父女俩冒死冲了上去，父亲抱住了司令的腰，而女儿抱住了司令太太的脚。

“跑，快跑！”父女俩同声地喊着。

人们也呼啦围了上去，网开一面，放少女逃跑。

逃跑的少女站在山崖上，朝着河滩挥动着拳头：

“等着吧！早晚有一天……”

第二章

一

那门总是关闭着的人家，准是有过故事，悲惨的故事。

尽管人们早已忘了这个故事。

这门关了近二十年了，今天第一次打开。

父女俩先后把它打开，一人开一扇。

早饭前是父亲，开了一道不易察觉的缝。早饭后是女儿，拉开了一扇门还不算，还用木棍支上。

他们为同一个人的到来打开了门，父与女。

二

只有从这双眼睛你才能认得出漪露。

三十来岁的漪露，像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，甚至五十来岁。但她的眼睛比她的长相还要老，无论漪露长到什么岁数，她都不会老过那双眼睛。

而且这双眼睛从小就这么老——不是从母亲生下她的时候，而是从她生母死去的时候。母亲死去时漪露还小，母亲

一死漪露就老了。从小到老，漪露没有年轻过。现在大家管漪露叫老姑娘。

“一看她那双眼睛，就知道她是老姑娘。”

也有人这么说：“她之所以作了老姑娘，就是因为长了这么一双眼睛。”

又黑，又深，没有泪，像一口深井，没有水。

也没有光。

人们奇怪，漪露怎么一点也不像她母亲？她的母亲当年可是赫赫有名的大美人。怎么个美法人们已经忘记了，记住的只是美。

这张照片记录下了她当年的形象，也是永久的形象，因为她的死，她留下了永恒的美。

透过灰尘、蛛网，一双眼睛流光溢采，顾盼神飞，盯着漪露，嘴唇微启，仿佛要吐露一个幸福的秘密。

这永恒的美，还因为这张照片更像一张名画，而不像一幅普通的生活照——没有亲眼目睹过她的人，很容易发生这种误会；而且是一幅历史悠久的名画，当然不是今天，但也不是二十年前，而像是很遥远的一个年代，并且是很遥远的一个国度。这幅照片太美，美得和生活有距离，却又说不出距离在哪里？它使你觉得不可接近，不可思议：她当年就生活在人们中间，就在这个小镇，并且是自己的母亲，自己是她的后裔，身上流着她的血液，作为她生命的延续……

漪露闭上了眼睛。

之后，她将这张照片取了下来，墙壁上露出一片耀眼的雪白。

漪露严严实实地包裹好照片，将它放在一个杂物箱里，上面又压上了几只其它的箱筐，然后又撩开蒙着五斗柜的台布，思忖着怎样用它蒙盖一下。

台布上的灰尘足有一寸多厚，而台布下的五斗柜却暗光闪闪，光滑如镜。这是洋式家具，又是一个老式家具，差不多是一个老古董了，古到如今又成为时髦，却有着现代时髦家具所没有的精美、贵重，真工真料。更非小镇居民的粗俗摆设所能相比。

漪露先将台布扫了一扫，又拎到窗外抖了抖，看清楚了台布上有着雅致的勾花和刺绣。她捧着台布欣赏着，思忖着怎样将它漂洗如新。

母亲是个漂亮的人物，她使用的东西也都是漂亮的。

这实际上是家里最漂亮的一个房间，是母亲的卧房。

母亲在世时，父母基本上是分房的，因为母亲的神经衰弱，也因为父亲的夜间工作。有时，父亲能工作到天亮，就睡在书房里。

而且，在很长的几年里，父亲一直巡回出诊。

有时父亲也回到母亲的卧房去。

有一夜小漪露醒来，发现父亲工作了一半就放下了笔，离开书房踱进了母亲的卧房，在母亲的床边屈下一条腿半跪着，一只胳膊支在母亲的枕旁，托着自己的头，另一只手轻轻地撩动着母亲的头发，久久地看着母亲。母亲睡得沉沉的，发着轻轻的鼾声，胸脯在毛毯下起落着，吐纳着母亲独有的夜间的温馨。

门外泄露的光暴露了赤着脚的小漪露。父亲站起来，瞄

着脚尖走出卧房，顺手带上了门，抱起了小漪露。

“爸爸，你为什么这样看着妈妈？”

“我看她在不在？”

“妈妈怎么会不在呢？”

……

妈妈真的就不在了。

母亲死后，父亲从卧室里拣出几样属于他个人的东西，抱着走出门来，顺手关上门。这一关就是十几年，从来没有
人进去过，父亲没有，漪露也没有。

今天漪露打开了这间房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她的好朋友，唯一的朋友，从小的女伴——如兰，要回来了。

门窗四敞大开，风、阳光潮水般地涌入，一股脑地涤荡尽了十几年的阴森之气。顷刻间，房子变得高大，宽敞，亮堂，风凉。这真是一间好房，十几年了竟没有太大的损坏，连地板都没有糟朽。漪露卷起了袖子，包起头发，又扫又刷，又洗又擦，挂上新窗帘，铺上新被褥，罩上新床单，一色的淡淡的浅碎花布。

十几丈淡粉色的浅碎花布，十几个缝纫机嘎嘎作响的夜晚。

最后，一个碧玉无瑕般的兰花瓷瓶，注满了清凌凌的水，插上了一束特意从林子里采来的山杏花，摆在床头亮晶晶的梳妆台上，漪露直起了腰。

垂着两只赤红红的手臂，望着这间一尘不染的房间，生怕自己弄脏了它。漪露连连后退，倚在门上，长舒了一口气。

“房子还是要有人住的。”

听到身后父亲的声音，漪露并没有转过身来，只是慢吞吞地回了一句：

“好房子尤其要有好人住。”口气显得有气无力，也显得爱搭不理。

这二十年来父女俩说话一贯用的是这种口气。

父亲突然感到了什么：

“怎么，你打扫这房子不是给你自己住吗？”

“你是说我不是好人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父亲默默地扭身要走。

漪露突然转过身来，眼睛大放光彩，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封信，高高地扬过头顶：

“爸爸！你猜谁要来咱家？”

三

女儿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向他扬着。

如其说王露峰一眼就认出了如兰的字，莫若说他眼前一下子浮现出了如兰的形象——

站在高高的悬崖上，像一只小鹿，长长地扬起脖颈，声音像水，像风，清冽，纯净，激扬，还有她那玫瑰色的脸颊，那只能说是大自然的神奇！除这一方水土这一隅山林，这样的少女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了。

在王露峰的脑海里，如兰永远是二十年前的这一仪态万方的形象，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不见得改变。而实际上如

兰的年龄比他女儿还大三岁。

王露峰的目光从信封上移向漪露，不由得一阵心痛。

漪露穿着一套旧蓝布男式衣裤，脚蹬雨靴——那是王露峰在五七干校时的装束，算是文化大革命的硕果仅存。如今的镇上不仅女人不穿，连男人们穿得也少见了。头发胡乱地包在一块旧毛巾里，露出的部分已有白发了；皮肤干燥枯黄，双手又粗又红。王露峰不忍看的是漪露的眼睛，眼角放射出几条深深的皱纹，直伸到鬓角。特别是那眼神，看一眼都心寒，目眩，胆颤：深、险、暗……

总算在今天，王露峰从漪露的眼睛里看到了光彩，一个女儿的眼睛里应有的光彩，他心爱的小女儿的神彩。

这全是因为如兰要来。

如兰，女儿最好的朋友，唯一的朋友，自小的女伴。

不可以想象漪露的童年没有如兰。

一个上海生的小洋娃娃，五岁时来到这边疆小镇，那时的小镇远不像现在，就是现在这样，大城市的人还嫌荒凉呢。小漪露一下火车就哭着喊着要回上海找妈妈，怎么哄也不行。小时候的漪露是个格外胆小的娇孩子：怕山，怕水，怕草，怕树，怕风，怕雪，怕熊，怕狼，怕虱子、蚊子、小咬，怕黑夜，怕生人，镇上没有人能靠近她。后来如兰来了，红红的小脸常凑到小漪露雪白的小嫩脸蛋儿前。两人大眼对小眼，都觉得对方好稀罕。漪露一下子就笑了，而小如兰拎着小漪露的手就满镇转，然后就是漫山遍野……

小漪露不哭了，不走了，爱山了，因为那里有如兰，而如兰对她来说就是山。

一直到如兰被逼得远走他乡。

在那个早春漫着冰凉的桃花汛的河滩上所发生的一切，使两个小姑娘的友谊成了生死不渝的盟誓，也使如兰和这个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“怎么样，”漪露倚着门，头朝屋里一歪，“这房子？”

“正配如兰，”王露峰由衷地夸赞着，“尤其是那山杏花。”

那束山杏花十足的淡雅，却耀眼、鲜明，并且不因插入青瓷花瓶而失去山野气息，枝干透着红色熔岩般的光泽和刚硬。窗外的风穿堂而过，一阵阵清香扑面而来。

女主人死前的脂粉气，女主人死后的阴森气，荡然无存。

站在敞开的房门旁，王露峰觉得晕眩了。十几年来，他多怕打开这扇门呀，却没想到它一旦打开竟是这样。

这扇门为一个少女的到来而打开。

为一个少女的到来才这样地打开。

仅为这一点，王露峰已对这未来的少女充满了感激之情。

哦，她已不是少女了，为什么自己总忘记这一点？是因为自己太老了，还是因为她使自己感到了年轻？

感到了生活？感到了可以重新开始生活？

生活！哦！

王露峰的生活，曾经是灰色小镇美丽的传奇，黯淡岁月的黑白像册中唯一的一张彩色照片。

一个医科大学的高材生分配到边疆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命